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勒包斋娃研究

—— 景颇族创世史诗的 综合性文化形态

A Studies on Labau Jaiwa

—— The Synthesis on Culture
Form of The Creation Epic
of Jingpo People

萧家成/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综合性文化形态与景颇族创世史诗——勒包斋娃研究 / 萧家成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5093-0293-3
I . 勒 ... II . 萧 ... III . 景颇族 - 史诗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 I505.023

勒包斋娃研究

——景颇族创世史诗的
综合性文化形态

A Studies on Labau Jaiwa

—The Synthesis on Culture
Form of The Creation Epic
of Jingpo People

萧家成/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勒包斋娃研究：景颇族创世史诗的综合性文化形态/萧
家成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5097-0139-3

I. 勒... II. 萧... III. 景颇族-史诗-文学研究-中
国 IV. I207.9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1546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

A Studies on Lashan Jiaosi
—The Synthesis on Culture
Form of The Creation Epic
of Jingpo People

全国少数民族优秀图书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

勒包斋娃研究

——景颇族创世史诗的综合性文化形态

著 者 / 萧家成

出版人 / 谢寿光

总编辑 / 邹东涛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bj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责任校对 / 王毅然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38

插图印张 / 0.5

字 数 / 611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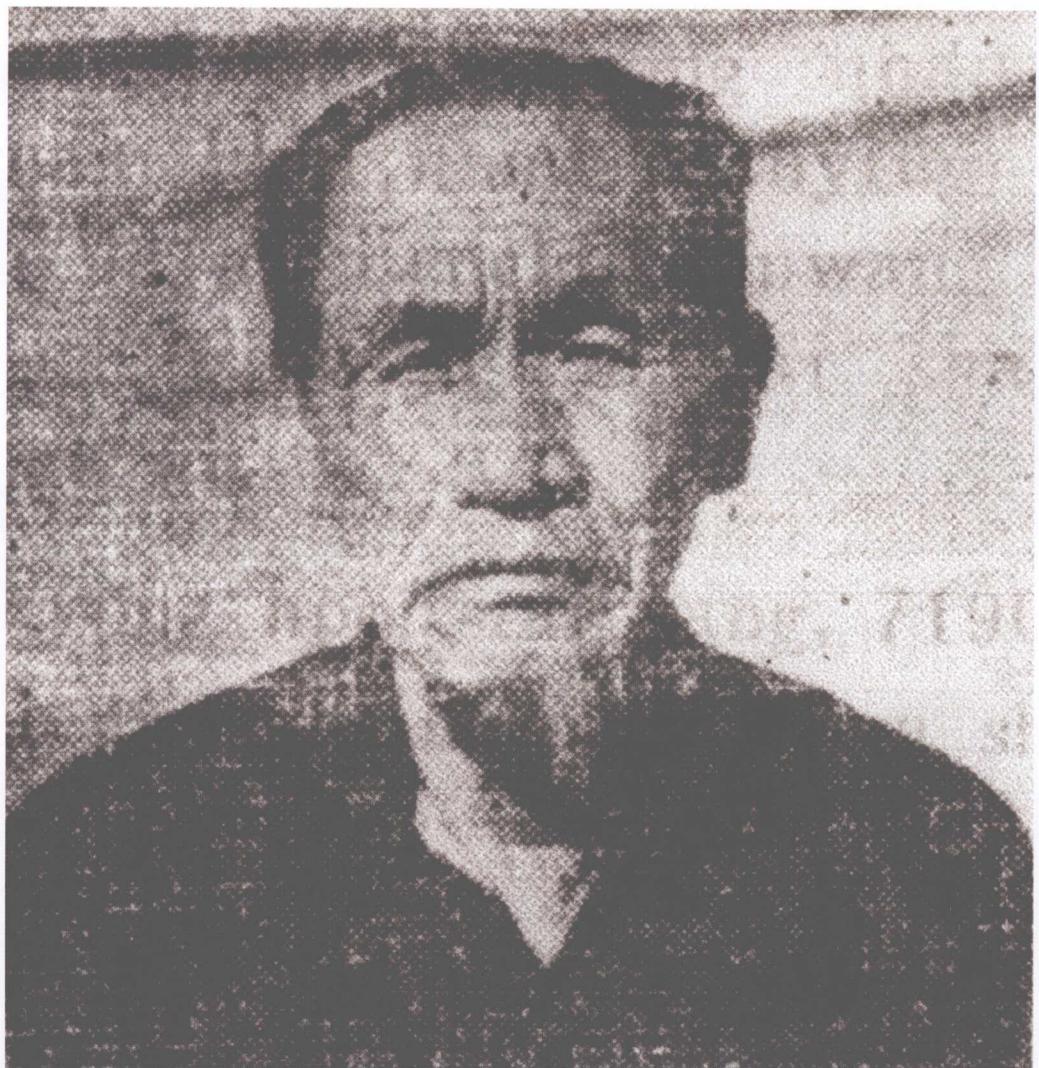
印 次 /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139 - 3/G · 0012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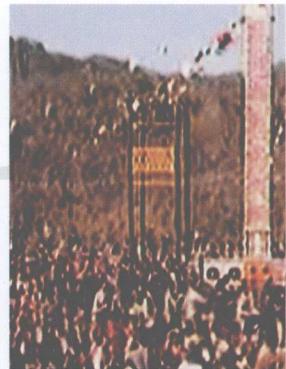


史诗吟诵者 沙万福老人

Kumhtoi Gam 沙万福(1900 ~ 1979)，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石丹山吾帕寨人，生前曾任盈江县政协委员，是我国景颇族最大的斋娃经师。由他负责吟诵创世史诗勒包斋娃的景颇族传统节日目瑙纵歌庆祝活动，在国内外有十余场，他也因此在景颇族广大人民群众中久已享有盛誉。本史诗实录稿即主要根据他的吟诵讲解，记录整理而成。沙万福老人像系根据原载景颇族《wunpong》杂志 1981 年第 1 期，第 76 ~ 78 页、署名为“Ht.M.” 的“Jaiwa Gaba Kumhtoi Gam”一文的附图制作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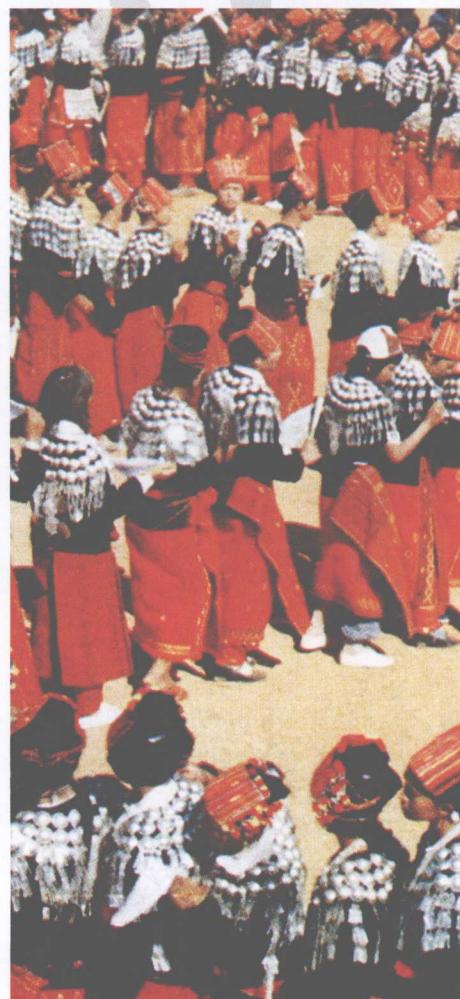
盛大的目瑞纵歌场面



四根目瑞柱西边高高的祭坛上即为大
斋娃吟诵创世史诗的特定场所



目瑞纵歌上表演的象脚鼓舞



目瑞纵歌上表演的男子刀舞



场面盛大的群众性舞蹈正在变换着队形



激烈生动的战斗性舞蹈场面



身着龙袍头戴孔雀羽饰的领舞正带领着舞队行进



领舞者的头饰



在当代目瑙纵歌活动中扮演的宁贯杜形象



目瑙纵歌中表演的男子刀舞



四根巨大的目瑙柱及上面的花纹图案



目瑙柱底部所绘的图案与动、植物图形



作者同夫人在目瑙纵歌大会会场上



1991年作者(右)作最后一次补充调查时,曾邀请本民族民间艺人(中)与当地精通景颇语的汉族老人(左),共同探讨解决翻译中的难点问题。

相應即土方妙樂宗俗神婆祭大廟廟景由暗一景，青史掛掛是難出思意苗封登。野工大頭歌聚真一景底苗曲音者。廣神廟味苗音，高古遠音者，難者心懶。詩不盡一味涼典都融景苗參照齊曲音，代漢織不諳半余十四丁。以外猶參認，充冊查攝，渠五同詩，獻火塞山人酒，軒轅的詩不恐望。筵歌2001，朝宵費登咱座縣頭爭知當毛卦。全墨个豪丁不遠千聲，同知咱數青央狀，同知半十改丁游又歸。南幹文对苗者史坦盼了她出失五對，爭著支麻辭暴突者史的文禮景苗逐對體音故坐出首音脚。善手如實，充冊答。

丁謹宗謹更品卦，此賦，幹卦并合。本书作者萧家成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同学，至今已相去五十余年了。最近，很高兴看到他的新作《勒包斋娃研究——景颇族创世史诗的综合性文化形态》书稿，我深深感到作者是花了不少功夫和心血的。忆及当年，我们同学十数人一同深入云南边疆景颇族山寨，调查实习语言，尝尽诸多艰辛。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大部分同学因工作需要，未能继续从事与景颇语文有关的工作。萧家成则是坚持从事景颇族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寥寥数人之一。他能较熟练地掌握景颇语，并最终解开景颇语中斋娃话（即创世史诗语言）的诸多谜团和神话的源本，为景颇族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受到当地景颇族人民的尊敬。

景颇族是民族自称，在缅甸称作克钦族。三百余年前，部分克钦族迁入我国德宏州。半个多世纪前，英国人类学家 E. 利奇在上缅甸对克钦（景颇）族社会进行研究，出版了《缅甸山地的政治制度》（E. R. 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Beacon Press, Boston, 1954）一书，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他创造的“钟摆”模式和“动态平衡”理论被认为是人类学理论上的一个革新（R. 弗恩语），并使景颇族（克钦）因此闻名于世，如大卫·纽金特（David Nugent）所说：“上缅甸的克钦人在人类学理论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见 MAN 〈N. S.〉, Vol. 17, p. 508, 1982）。利奇着重景颇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族群分类以及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对景颇族社会的影响等方面的描述和分析；本书则从神话角度展示了景颇族的精神文化和社会历史面貌。

景颇族没有现成的文献资料。她的许多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以及一些民间口头创作，均为口耳相传，未有文字的记录、整理。这次对景颇族创世史诗《勒包斋娃》的实录稿和对它的研究正式出版，可说是景颇族历史上第一次用本民族文字形式记录整理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大作品。勒包斋

娃的意思也就是创世史诗，是一部由景颇族大宗教师在宗教仪式上唱颂的诗歌，有许多古语、韵语和隐喻词。作者的研究是一项艰难的大工程，经历了四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凭着他较熟练的景颇语功底和一丝不苟、耐心细致、坚忍不拔的精神，深入山寨火塘，访问记录，调查研究，历经漫长的时间，终于攻下了这个堡垒。但由于当时争取得到的经费有限，1992年，仅正式出版了创世史诗的汉文译诗。后又花了近十年时间，对史诗进行研究，写成专著。现在他把经过仔细核校的景颇文的史诗实录稿和专著合并付梓，如此，作品更形完整了。

景《勒包斋娃研究——景颇族创世史诗的综合性文化形态》使我们了解到景颇族的历史和地理分布特点，以及其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民族特色。作者大量运用语言学知识，对神话的诠释极有助益；作者还运用古今中外有关神话的理论，对创世史诗进行了自己的理论诠释；作者以严谨的科学分析方法，显示了该史诗的学术价值和景颇族语言文化的独特魅力。《勒包斋娃研究——景颇族创世史诗的综合性文化形态》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可以说是抢救民族无形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程，这不仅对景颇族人民意义重大，同时也为世界民族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璀璨明珠。在此，我谨对此书的正式面世表示诚挚的祝贺！并遵嘱以为序。

华佩华

2006年5月1日

郊长令时颇景，皆聚得海曲岸田开垦办文风景，驯遂再被景阳部禁田奔
南工银开阴阴人耕工，入数丽丽率景被召此一卷，相派。堂鼎大附区学归
意之海景古。海集全家好玉通土旨游旅，耕工银平莫耕来官姓狂海集
古，自奔示游委县，全炎时耕丁底。良草丘或益于标占自口舞，不闻歌袖
歌景古丁代。海集家之海集家之海集家之海集家之海集家之海集家之海

探索语言与文化的奥秘

——云南边疆民族调查有感

(代自序)

北从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听说云南有“语言山”之称，在少数民族语言学界甚为流传，意思是云南省境内语言多、民族多，文化异彩纷呈，很值得调查研究。后来，我四十多年的民族语言与文化调查实践，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云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终生难以忘怀。

1952年，在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大专院校统一招生的考试后，我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景颇语专业学习。那时，我上大学的学校和专业这两个选择，都是组织为我作出的。我上大学的志愿虽是电机、机械和物理，但中学时代对语文也比较有兴趣，我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分配。抱着一种年轻人的热情，我来到了祖国的首都北京——这我久已向往的地方。过去，我只知道有汉、满、蒙、回、藏，却不知道还有其他少数民族，民族观念淡薄，对于学习一种自己没有听说过的民族语言，抱有一种神秘感和好奇的心理。再加上景颇语具有某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韵律感和魅力，语法结构比较复杂，词汇也比较丰富，渐渐地便热爱起景颇语来了。景颇语的语尾助词也很有意思，一个语音结构简单的词，放在句尾，便能表达复杂的语法词汇意义，不仅关系到动词、谓语，而且有时还和主语和宾语联系在一起，有趣极了。我真的爱上了这种语言！终于，我一生的工作，大部分都没有离开这种语言，并通过这种语言，探讨和解开某些文化的奥秘。

调查实践的锻炼 艰难险阻的考验

1953年，我们到景颇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实习。景颇族的父老乡亲是

我们热情的景颇语老师，景颇文化是我们学习的崭新课程，景颇社会是我们学习的大课堂。那时，这一地区解放军刚刚进入，工作队刚刚开辟工作或者还没有来得及开辟工作，流窜的土匪还没有完全肃清。在景颇族乡亲的帮助下，我们自己动手盖起了草房。为了保证安全，县委指示我们，在住房周围修了战壕，发给我们枪枝，每晚大家轮流站岗放哨。为了选择调查实习点，我与一位景颇族老师一起到景颇族的村村寨寨实地考察，一口气步行了十多天，从瑞丽县到陇川县的山区景颇族村寨，几乎跑了个遍。那时，两县之间还没有通公路，又时逢雨季，山路陡滑，摔了不少跤；平路泥泞，又有不少次连大腿都陷进了泥泞里，难以自拔，吃了不少苦头，也闹了不少笑话。

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到景颇族老乡家里做客。老乡们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是汉族，又是来学习和研究景颇语的，高兴极了，把我们尊为上宾，当作亲人，拿出美酒佳肴来招待。瑞丽县的等戛寨，以具有长期教授景颇文的优良传统而闻名于中、缅边境内外，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也相对较高。就是在这样一个当时我人民解放军尚未开辟工作的村寨里，我们受到了该寨山官最热情的款待，使我至今难以忘怀。主人用景颇族最珍贵的、一种名叫闪青（shanhkying）的、略带特殊臭香味的腌肉来招待我们。在景颇族看来，这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殊荣；然而对于我，确是一大难题。我虽不习惯，还是高兴地一同吃了。因为我知道，这是尊重，是取得信任的重要前提。我的行动果然赢得了主人的赞许。
离开等戛，我们又继续行进。一路风尘劳累，餐生饮冷，调查实习点终于最后选定了。但是，等我们搬迁到目的地——弄皇时，我却终因体力不支病倒了，高烧41.5度，头部剧烈疼痛，嘴唇发黑，想吃各种食物，但拿到面前，却又滴水不进。在我病重期间，神志已不清醒。后来我知道，是景颇族乡亲把我抬到陇川县卫生院救治，是我的同窗好友戴庆厦和余国华一路护送。由于道路泥泞，四位乡亲抬担架时，脚的高低深浅不一，我几次被摔到泥泞里。这时又是乡亲、同学们一再把我扶起，艰难地把我送到县卫生院。最初，我的病被怀疑为恶性疟疾、胸膜炎、肋膜炎等十好几种病，后来，医生告诉我，我的病情比较危重，患的是一种急性传染性乙型斑疹伤寒。由于医疗条件限制，他们一度感到为难，甚至不敢收留我，曾议论送往昆明医治。住院后，又昏迷十数日不醒，两个多月不能起床。最后幸亏该卫生院院长，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医生，他本人又得过这种

病，才作出了准确判断，给予及时治疗，从而挽救了我的生命。事后医生告诉我，如果送来医院再晚一点就危险了。又说，如果送往昆明，在当时的条件下，必死于半路无疑。想到这些，我不能不以这段回忆往事的文字，来表达我对医生、景颇族乡亲和我的好同学的感激之情！我们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进行语言调查实习的。共同的经历和体验，把我们的感情乃至生命，都与景颇族以及他们的语言文化事业联系到了一起！四十余年后的今天，这段平凡的生活经历，仍然使我为之激动！正是这样，才使我更加热爱景颇族的语言与文化！

1957年夏，我参加云南社会历史调查组，赴怒江独龙族地区调查社会历史与语言。当时交通极其不便，从六库开始就不通公路，我们只好步行，连续一个月零六天才到达目的地。在怒江自治州领导的亲切关怀下，福贡和贡山自治县的领导亲自参加调查并作向导，一路上还得到了傈僳族、怒族和独龙族乡亲的护送，为我们背送行李。小伙子们个个勤劳勇敢，身体健壮，背着沉重的行李，却比我们走得还快，不能不使我既佩服又感到自惭。一路上，我们爬雪山、过草地、攀悬崖、登天梯（架在江边陡峭巨石上、只用刀简单地砍了几道缺口的独木梯）、过溜索和露营于雪山脚下。有时险情迭出、感到后怕，但却也充满着青年人的豪情。一次，我们行走在滔滔怒江边那陡峭险峻的崖间小路上，猛然间，我的头在一处奶嘴崖的崖壁上撞了一下，感到一阵眩晕，两眼冒金星。这时，多亏我右手拿着竹拐杖，支在了崖边的缝隙里。好险哪！我差一点掉进怒江！原来，这崖间小路既窄陡又低矮，山形恰似奶嘴，须弯腰才能通过。天雾朦朦胧的，下了雨，路很滑。在连续多日长途行军劳累的情况下，我生怕摔跤，只顾看脚下的路，却没有注意头碰到了奶嘴崖石上。

另一次是过一条又平又长的溜索。它不比陡溜，有两根索，两岸都从高到低，一溜到底；也不像弯溜，两头陡，一溜就到江中心，只有一半的距离需用两手轮换着往前攀援爬行，都比较省劲。而这条溜索，我只溜了约百分之十的距离，溜棒就不动了，剩下的距离都需我奋力向前爬行。我的溜棒仅在腰部拴了一道绳子，颈部和臀部的两道绳子都没有拴。天下着雨，仰面在溜索上爬行，眼睛睁不开，头部和脚部使不上劲，而且向下垂，很快，我的手也没有劲了，还只爬了不到一半的距离，实在爬不动了。于是，我停下来把头和脚都交叉地靠在溜索上休息。这时岸边的同志向我喊话，要我坚持住，向前爬，不要停！停下来危险！又喊：我们不能